地官修制

田制七之九

經世遺表 七

經世遺表卷之七

負累臣丁鏞撰

地官修制 田制七

續大典曰凡田每歲九月望前守令審定年分等第邑內及四面各分等第觀察使裒審啓聞議政府六曹同議裒啓收稅實十分爲上上年每一結收二十斗九分爲上中年收十八斗八分爲上下年收十六斗七分爲中上年收十四斗六分爲中中年收十二斗五分爲中下年收十斗四分爲下上年收八斗三分爲下中年收六斗二分爲下下年收四斗一分則免稅○永安平安道減三分之

一濟州三邑減半○臣謹案歲之豐儉不可九分雖大豐之年有十不食一者雖大凶之年有十仍食十者通計一道之總雖可分等細察諸邑則有參差通計一邑之總雖可分等細察諸坊則有參差通計一坊之總雖可分等細察諸田則有參差今也通執一道之麤筭上下其稅則獨豐之田倖被鄰田之德獨凶之田橫被鄰田之害國用徒損民隱終鬱斯豈綜覈之政乎自古以來田分九等則有之矣年分九等未之聞焉夏后氏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則無年分九等之法也周禮均人之用民力豐年則用三日中年則用二日無年則用一日

周禮稾人以人食四鬴爲上年人食三鬴爲中年人食二鬴爲下年是麤以歲事分之爲三等也漢書天文志以風從東北爲上歲北方爲中歲南方爲下歲是麤以歲事分之爲三等也故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無九等之說（文見下）然且周用助法故有此上下我邦之法本近貢法又安有年分乎總之收租之法只有兩樣一是助法一是貢法除此以外無他法也助法七亭八當幷無可議貢法雖有未善夫旣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則亦以此率勉而行之而已又於貢法之中年分九等上下其稅有是理乎我 邦六等之稅雖非古法亦

貢之類也旣用貢法又察年分其可以成法制乎以田等則一等一結二等八五三等七十旣定之爲鐵案矣以年分則九等四斗八等六斗七等八斗又畫之爲鐵限矣二法之不相合如矛盾枘鑿並行不悖決無是理今以年分九等之目冒之於田分六等之上其有濟乎以田等則六等之田皆收四斗一結收四斗以年分則九等之田獨收四斗主之以田等則年分爲虛位也主之以年分則田等爲假設也於是權於二者之中凡一結之田或徵四斗以遵田等之法或徵六斗以存年分之規雖一路同豐斗米三錢六斗之外不能加徵其自十斗

以上至于二十設爲虛位終古不用是欲並用二法而
其實二法俱不用也制法如此欲經用之有定度賦斂
之有常數難矣今取周禮司稼之文疏理如左

地官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

鄭曰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
減半○賈曰年雖豐与中平一皆從正灋十一而稅之
凶荒則減于十一也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
七分八分就七分八分中爲實在仍減去半不稅以凶
荒饒民可也○臣謹案斂法者耡粟屋粟閒粟之謂也
殷周助法本無常率与龍子所謂貢法不同視年豐凶上下其率

理空然也然田之裒穰跬步以殊通千里而定其率必無是理空以原野分等某原入於上等斂之以上率某原入於中等斂之以中率某原入於下等斂之以下率在其本田是亦年事之上下也（秊字從禾本指稼穡而言不可作一朞看）若非助法必無此說鄭每以周禮有王稅而無公田故其注與經不合所謂從正者隱然是龍子之貢法也豈不誤哉豐年不用上率凶年但用下率則不成助法其義非也所謂漢法豈足道哉十傷二三實除減半都是麤算豈敢曰周法本然乎漢成帝建始元年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鴻嘉四年亦有此詔哀帝平帝繼述

此法夫什四以上猝許勿收什三以下自若收租斯豈
非麤法乎

臣流落南土十有七年試論康津一縣之稅法其可驚
可愕罔有紀極非復意慮之所能度今將本縣嘉慶己
巳年分大槩狀條列在後推此一縣他邑可知

己巳秋大槩狀

下之下田一千三百六結八十八負三束

黃豆平三百四十八石七斗五升三合二勺

下之中田六百二十一結五十二負一束

黃豆平二百四十八石九斗一升二合六勺

下之下畓三百四十三結二負八束

糙米平九十一石七斗一升一合二勺

下之中畓一千三百九十二結七十一負一束

糙米平五百五十七石一斗二升六合六勺

臣謹案已巳者大歉之年也本年旱損蟲損風損及未移秧等災減之數共二千四百六十結零亦見大槩狀皆以下下畓除減此備局之本例故下下之畓其數如右若據常年災減不過四百餘結下下之畓本當爲二千三百四十餘結又凡諸色免稅之畓亦皆以下下畓除之故其數止此若並通計則下下之畓當爲三千餘結矣各項免稅共五

百二十四結)總之所謂下中下下者年分之名非田等之名也年分之法行之不得故雖大登之年不出於下三等雖大歉之年無改於下三等行之既久遂爲故常於是本縣胥吏之等遂以年分認爲田等每曰康津本有下中下下兩等之田不知下中二字本是九等之目六等無此名也又此康津之田本有優入於高等者故一斗之落其稅額或至於八負九負少不下四負五負限之於下下下中有是理乎臣所謂可驚可愕者凡本縣之田一結皆納六斗無有一稜之田或納四斗者然則其下下田之加徵二斗明矣又凡旱田之稅皆徵白米

六斗無有一稜之田或納黃豆四斗者我　邦準折之法黃豆二斗當白米一斗然則其白米之加徵二倍明矣通計所剩則下下田加徵之米每年二千六百一十九斗零也其以黃豆之故而加徵者又二千六百一十九斗零也下下畓加徵之米六百八十六斗零也通共五千九百二十四斗之米國所不知民則出之縣令不以爲廪監司不以爲俸太倉不知戶曹不知惟一二鄉吏以之爲天賜之祿古今天下其有是乎臣所見者適此一年若在平年災減不多則下下田二千餘結又得米四千斗矣通計其數將踰萬斗臣所見者適此一縣

嗟哉餘七道亦未可知苟究其源正由田等之上冒之以年分

也戶曹監司但知下下之田應收下下之額不意其如

是也御史雖潛行閭里一結六斗民以爲常安其天分

絕無怨聲御史何以知矣朝廷所知者惟隱結漏結隱

結漏結其視此事眞䌰小功之察耳所竊旣濫驕奢以

作締交權貴肆行威福一任而不之禁則民殘國亾必

由吏胥之手臣竊爲之痛恨也○臣又按近例年分之

法設爲虛位以啓奸竇及其措之於實務也別立四等

曰稍實曰之次曰九甚曰最九甚又於其中細分其等

六斗無有一稜之田或納黃豆四斗者我邦凖折之法黃豆二斗當白米一斗然則其白米之加徵二倍明矣通計所剩則下下田加徵之米每年三千六百一十九斗零也其以黃豆之故而加徵者又三千六百一十九斗零也下下畓加徵之米六百八十六斗零也通共五千九百二十四斗之米國所不知民則出之縣令不以爲廪監司不以爲俸太倉不知戶曹不知惟一二鄉吏以之爲天賜之祿古今天下其有是乎臣所見者適此一年若在平年災減不多則下下田二千餘結又得米四千斗矣通計其數將踰萬斗臣所見者適此一縣

湖南五十三邑必邑邑皆然通計其數將踰萬石豈不嗟哉（餘七道亦未可知）苟究其源正由田等之上冒之以年分也戶曹監司但知下下之田應收下下之額不意其如是也御史雖潛行閭里一結六斗民以爲常安其天分絶無怨聲御史何以知矣朝廷所知者惟隱結漏結隱結漏結其視此事眞緦小功之察耳所竊旣濫驕奢以作締交權貴肆行威福一任而不之禁則民殘國亡必由吏胥之手臣竊爲之痛恨也○臣又按近例年分之法設爲虛位以啓奸竇及其措之於實務也別立四等曰稍實曰之次曰尤甚曰最尤甚又於其中細分其等

曰稍實邑之尤甚面曰尤甚面之稍實里零零瑣瑣名
目猥陋而畢竟皆歸於麤算非精覈密察之法也臣謂
年分止存三等曰上等中等下等一道諸邑分之爲三
等一邑諸坊分之爲三等於是每使一坊細考魚鱗圖
習習查考分之爲三等以之減租今謂之給災以之寬賦以
之停罷以之行惠恤之政而猥陋名目悉行滌除於事
爲便也○臣又按九月望前有早有晚秋分之後霜降
之前正其時也守令報狀定以寒露日爲定期監司狀
啓定以霜降日爲定期也
續大典曰凡一結收田稅四斗凡田畓下之中以上收稅

不在此限 三手米二斗二升 諸道田稅上納時每石加升三升斛上三升倉役價六升 上納元數雖過千石倉作紙無過二石本曹作紙及貢入役價米無過五石米不滿六十石太不滿一百石者作紙減數下船價入倉價每石從本色七合五勺收捧

臣謹案凡一結者六等之田皆包在中也二等八五加十五以爲一結三等七十加三十以爲一結四五六亦然則六等皆包在中然則收田稅四斗者年分之第九等也旣分九等又以第九等載之爲恒率恐不合理使年分之法協天理而諧古典則民雖不悅當確然不動行之益力上上之年徵二十斗勿少饒可也

如其爲法違於天理乖於古典終不可以驅駕一世則亟宜停罷勿留虛法以惑民聽可也今也田等年分牽連爲法拕泥帶水似粥如飯豈一王立經陳紀之術哉法者行之者也行之謂法不行非法也法而不行紀綱以亂民不信令吏緣爲奸此入國之巨病也今也田分六等而其品未定年分九等而其令未伸國之大政無踰田制而其苟且蒙昧如此百姓何述焉助法因於天地前秊收四石國不以爲少今年收四十石民不以爲多惟是公田之出由於自然故升斗之差雖至百等上無愧焉下無怨焉貢法因於入意前年收四石國疑其

已少今年收四十石民疑其已多雖其歲事之豐儉差以什倍民將盻盻然疾視其長上矣夏后氏之必行貢法臣常未信（義見孟子說）如其行之必校數歲以爲常而已何則下下之年徵四斗可也上上之年徵二十斗不可也不可也故校數歲以爲常令乃於貢法之中又行年分其有溢乎故其最初季分之時偶入下下之等者至今納四斗偶入下中之等者至今納六斗偶入下上之等者至今納八斗（○湖南諸邑田稅納八斗者間間有之康津縣亦有下上田十二負五束）十斗以上未之聞焉雖大豐之年其下下者常爲下下雖大殺之年其下上者常爲下上名雖季分其實田等也

原初量田之時一等一結二等八五三等七十四等五
五五等四十六等二五旣歷歷分等及其收稅之時又
分三等下等四斗中等六斗上等八斗又歷歷分等此
削之上又削夢之中又夢也早知若此六等之田皆以
百畝爲一結令無大小之差惟以米斗之四六八十爲
之差等不亦善乎作結之時欲使名一結者其稅額皆
同作結之後又分三等上下其稅則同思本意是誠何
心作結之法未改則差稅之法空革差稅之法未革則
作結之法空改兩法雙存再減三削非制也此法求諸
天理而不協稽諸人心而不允故吏知其然其所謂下

中下下者逋徵六斗陰竊其贓謝爲天旣方其始竊之曰其遥笑朝廷當如何矣此臣所以太息而不能已者也○臣又按若據作結之本意則法當書之曰凡一結收稅幾斗（或六斗或七斗竝酌定）若據差稅之新條則法當書之曰凡一結收稅視年分上下（四六八十至於二十竝備書九等）令也不然觀其外面則似恒率究其裏面乃指凶年其書法模糊而不明也且曰凡田畓下之中以上不在此限觀其外面則似田等究其裏面乃指年分（惟年分有下中之名）其書法模糊而不明也下中六斗下上八斗至於二十曷若備書之爲愈乎豈可但以不在此限了其差法乎此文

不明故吏緣爲奸而民莫之覺悟也可勝歎哉
故事紀要曰 宣廟朝設訓鍊都監三南海西關東始
收三手米三手者砲手殺手射手也每結二斗二升
仁廟甲戌命三南量田減三手米每結一斗○臣謹案
三手米之徵於田結即一時權宜之政不可以爲法者
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名之曰三手米則徵於田
結其言不順不若直以增稅爲名我 邦田稅本近貉
道增之無所愧也○臣又按 英宗甲子續大典成
正宗甲辰大典通編成而 仁祖甲戌之令不載於正
條僅見於小注今守令所觀者正條而已恐有數邑依

舊典仍徵者亦甚疏矣

臣謹案千里轉輸不能無減縮斛上之加不可無也然旣載法典與正稅混故六升之米推排作石旣滿一石又說其縮秦之求無己也名色煩瑣則其分排結負之時破分析釐劈毫剖迄龠合之零皆受一升名不可多設也謂加升与斛上不必分而二之下船入倉皆有脚價不可以不慮也太倉戶曹書紙浩煩不可以不慮也貢人奉公應有役價不可以不慮也然其費旣然其斂宜增何不於地部席上算此諸費直增稅額顧乃細作名目委諸縣吏之手以啓其增稅之竇也所謂斛縮量縮以增稅至京

倉收納之日每以六百斗之米許給船人以當千石之縮不亦可乎（每石六升則每十石六斗每百石六十斗）所謂倉役量役以增稅至京倉收納之後出自庫中以給其廩不亦可乎所謂脚價量脚以增稅至京倉收納之日計脚以給雇不亦可乎所謂作紙所謂貢價莫不皆然皆當量費以增額不可於正額之外絲毫纖髮附益之爲贅也乾乾淨淨嚴嚴肅肅使上下吏民知正額之外毫髮有增便陷極律然後其取於民有制矣夫上以其法徵於下民下以其法輸於國家然後有司之臣管其所輸以之班祿以之班廩以之給雇以之酬價則名正而言順體尊而

事治令也正額之外又以苟且之言私乞小民曰予斛有縮爾其添之予隸有勞爾其酬之予僱亦多爾其防之予吏治簿爾輸其紙予胥有貢爾給厥餼零零瑣瑣雜雜猥猥曷若正額之上直增數斗使其名正也○臣又按法所不言民則納之者亦多 臣謹將康津縣田結雜役法与不法並皆開列在左

每一結○稅米六斗○三手米一斗二升○大同正米十二斗○本縣雉雞柴炭價米四斗○結錢五錢納于均役廳耳錢一分○奎章閣冊紙價三分○大同縮米七升此因兵營武斷之故有此名色他邑所無○書員考給租四斗者東俗稻不舂謂之租

坊主人勸受租二斗○雇馬租或二十斗或二十三四斗○雇馬錢或十葉二十葉或三十葉四十葉一年稀者三四斂數者五六斂官令一出民則納之○不米九升（不米者雉雞柴炭排朔不足之米也謂之不米者隱語也）

每一石○加升米三升○斛上米三升○倉役價米六升○下船入倉價米七合五勺（已上見法典）○浮價加給米八升○看色米一升○落庭米四升○打石米一升○原人情米二升（已上田稅條）○大同浮價米一斗○浮價加給米八升○大同看色米一斗○落庭四升○打石米一升○雉鷄柴炭色落米一升六合

又結斂○倉作紙米二石○戶曹作紙米五石○貢人役價米五石(已上見法典)○騎船監吏糧米二十石○大同騎船監吏糧米二十石

又結斂○京主人役價米六十石○營主人役價米九十石○進上添價米九十石(每結本收米三升今不問豐凶定爲九十石)○兵營主人役價米十四石○戶房廳不足米一百三十二石(傳關色每月九石承發每月二石)○又本縣還穀以田結分給而南方還穀名雖還上其實白納也(詳見市糴條)一年白納之租不下數石○新舊官交遞其新舊官刷馬價皆儲置米或結錢會減而又徵於田結新官駄價錢三百餘兩

舊官駄價錢六百餘兩○新官衙修理雜費錢一百餘
兩○臣謹案其猥瑣名目大約如此考之法典則曰每
一結稅米四斗三手米一斗二升大同米十二斗均役
錢五錢而已法曰如此民之所納曰如彼法將何恃法
者行之者也法而不行則如無法可謂太息而流涕者
也今考猥瑣諸名其不可不革除者有八條一曰京主
人役價也二曰營主人役價也三曰進上添價米也四
曰戶房廳傳關米也五曰考給租也六曰勤受租也七
曰雇馬租錢也八曰京江船浮價米也臣請略論之○
京主人之職在京應上司之推索或稅納愆期召而督

之而已在邑受吏隷之歸依或盤纏不繼求而貸之而已仕宦之家禮俗漸頹一爲監司則一道邸人認爲私隷責立門下幾無曠日玉堂兩司禁府監察宣傳官之屬戲謔醵飲歲無虛月或託之以契屛或誘之以筆債招呼邸吏使之奔走或新官素貧其鞍馬衣服妻子資裝皆稱貸於邸吏不卽酬償邸吏之所自鳴凡此而已此唯大臣一奏君上一詔禁而勿之其弊斯革何至增稅額於民田乎 臣昔在童丱時見所謂京主人者皆奴隷下賤破落疲孱然當此之時朝令外達速於置郵紀綱嚴肅奉行無滯數十年來此風大變睽司之吏權門

之傔綺衣紈袴貌如削王者乃爲邸吏然 朝令多滯紀綱掃地而其役價之米歲增月衍臣誠莫曉其所以然也入或有言厥有二故一卿宰買邸窠也一守令受邸賂也世降俗渝貪冒成風文藩武閫以其歸橐廣置田莊以其餘錢買貢物之窠買邸吏之窠授其門客与其傔人以應指呼於是財主坐食其利僱客行受其雇凡籌司公會真邸坐於堂上假邸伏於庭下假者訴之曰策應浩煩役價單薄不可以不增真者應之曰爾言可矜合有變通甲詢於乙乙亦有牽丙詢於丁丁亦有約議先有詢謀僉同厥願是副飛關下邑使之顧恤此役

價之所以增也縣令辭陛既及數日邸吏至令家謁令之兄弟或令之子姪誘之曰本縣貧薄有名無實計無餘橐及於異宮我以錢五萬令以獻公公以此事報知我令增我役價歲羨十苫我棄還賣價增五萬在我無損於公有利以買田宅可育妻子十匙一飯不足病民聽之者欣然以爲天下之妙策既得其諾又出貫錢去買奇物鄂羅之鏡罽賓之氈名香寶珠釵釧環佩文錦異綺束之爲幣往至本縣十分其率以其七獻于令以其二贈權吏以其一贈首鄉官燭既燃乃傳家書厥明庭而訴之曰策應浩煩役價單薄乞增十苫以垂德澤

令曰嗟哉汝情誠然詢于首鄉鄉曰誠然詢于權吏吏曰誠然於是招呼鄉中不肖子弟數十人頤指而氣使者會于客館殺豬漉酒以辦筵宴名之曰鄉會議增役價僉曰誠然孰敢異議於是一結幾龠增于計版十匙一飯渾然無跡舊令旣去新令又至又用前法再加十苦歲增月衍至於此極此役價之所以增也旣知如是不可因循亟宜革除以嚴田政臣不敢妄言也○營主人之職其視京主人尤無勞勤有特關則雇人以傳之有供膳則受物以納之而已營下置十餘人各掌五六邑恢恢乎其有餘矣臣童丱時游全州見所謂營主人

者皆門下賤卒及任谷山見所謂營主人者亦軍牢之退老者耳及流南土忽見營主人者皆玉貌皤腹若戶曹書吏者爲之能書能算衍餘材幹詢之縣吏曰數十年前本縣營主入買賣之價不過錢二百兩今其價高至八千兩故營中豪傑乃得爲之臣由是而思之方其二百兩之時其役價可知也及爲八千兩之日其役價可知也所謂役價米九十石添價米九十石非八千兩之所以高乎人或有言其故有二一監司受供億也一守令畏廉問也其始也掬膳物種索之於邸人海錯索之於海邸山珍索之於山邸及其久也凡權門進奉之

物及營廚一應雜物皆索之於邸人一如 國家諸用之索之於貢人貢人以大同米受價其價厚故民以爲業邸人以萬錢貿納而受報於斗米其價薄故民不樂從於是增其役價以補其欠其膏旣浚厥願斯從凡邸吏有所無不曲副此役價之所以增也監司廉問宜用親賓死士潛行村野乃得民隱乃得官疵今也營下吏胥視爲腹心一應廉問皆遣此輩不知此輩本与列邑互猾關通締交表裏糾結縣令之見忤於邸吏課殿落職狼狽以歸者項背相望縣令安得不惴凡營主人之所言俛首鞠躬罔敢違越投淵赴火在所不辭刻區區

役價之小增哉權吏首鄉之等如羊長狠恐陷廉問半
菽不受唯令是從於是歲設鄉會議增役價十匙一飯
渾然無跡年增月羨至於此極此役價之所以增也既
知如是亟宜革除以解民毒不可熟視而弗救也（其
所云進上價米者亦冒虛名於進上而歸實利於邸吏
也大同以後土貢之弊俱已革除唯藩臣帥臣名曰朔
膳猶獻數種亦以儲米受價未嘗白納鰒蛤海蔘昆布
海組之等極其薄略（昆布海組北海之所產而湖南貢之亦非制也）其始也本
縣上應營徵乃營之監事者差擇苛刻索賂無厭於是
使營主人貿納均是營屬乃得無事及其久也憑藉索

價遂徵什佰時令本縣照舊自納陰囑該監十進十退監司專聽近習受其皷弄棍棓推治魚肉縣吏縣吏哀號還乞即吏即乃堅壁要增價米再增三增年騰月刁此所以價米之上又生添價也今 坤殿大禮之初以坤殿朔膳添其價米及至乙丑 貞純大妃昇遐則大妃殿進上價米理宜還減而民一荷軛安不知脫即一增壘誓不復毁增則有之減於何覩 兩殿膳價依然皆徵一道同然頗有覺者暗行御史李勉昇至全州查核使之汰減歸而奏之申飭完營姑以虛名佯云減削厥明年春依舊全徵其無可柰何如此矣然既已

放飯矣問齒波所謂役價米膳價米並行革除略以他物議其變通一粒之米不徵於田結然後田政乃清而法制斯立矣○所謂戶房廳傳關米亦非田結之所定徵也營門報牒雖每月有六七次或因便順付或付之鄰便其專人發遣者不過數次且其脚價不過二百一月九石亦太濫矣總之吏額有定則小縣二十人斯足矣二十之員皆有所掌則此等公費不必從厚其取於民有制也郡縣之制有定則郡縣文牒不必專達於監司定自所領之州聚而上之此等公費自然減省其取於民有制也今姑略之○考給租者南方之巨瘼也所謂

書員本非吏窠古者掌田之吏得城中閑客十餘人派遣諸坊踏驗衰實旣歸使治文書數十年來列邑吏額歲增月衍多者數百少者八十於是所謂書員遂爲吏窠所食隱結多者百結所食僞災多者百結七月之初始開書廳椎牛殺豬沈李浮瓜桂露竹瀝芬芳酷烈妓歌優唱杯盤狼籍至其出郊而看秋也先執富民黃穰之田豫賣爲災縣令監司雖三汰四削眞災受焉僞災不動其罪惡如此而方其踏驗之日一結四斗之租受之爲賂許其秉公歲久成例考例以給此所謂考給租也旣已成例遂同正稅認爲國祿何德之有於是某村

幾石列爲公籍十月開倉与還上國穀合爲一簿班布
民間原初縣令矇不覺察押署踏印一年既誤遂爲石
典剝膚椎髓令鄰徵族其有流亡絶戶不能收者歸之
於還穀唯其實戶之先納者吏則摘之蓋天下之大變
也 先朝之末御史發之幾乎革弊三南羣猾並力周
旋其事遂止其無可柰何如是矣 ○勸受租者坊主人
之所自制也縣宰命令止於一縣道里未遠傳布不難
或因市場或因坊任因便順付亦自無滯 臣前任谷山
未嘗輒以坊主人施令亦無闕事苟使牧民者知愛民
坊主人雖廢之可也乃所謂坊主人者自造石典每一

結徵租二斗始亦求乞終成法例大抵田租者王政也魯宣公小有加斂書之春秋魯哀公小有加斂書之春秋雖在漢魏以降凡田租增減升斗之差掌史者書之惟謹今玆我邦凡　祖宗法典之外監司增之縣令增之吏增之隷增之里正增之令出多門飄裂唯意亂無綱紀日以潰裂一有矯革之論起於下位則輒曰　祖宗之法不可輕改諺曰無出新法無棄前法世以爲名言至論其實　國家之所因循多係麗末弊政燕山餘烈壬辰倭寇後權宜之制其餘皆守令吏隷之所自制者也何以謂之　祖宗之舊法也人有恒言曰邑各不同

夫邑各不同者可愕之言也 一王在上夫焉敢邑各不同乎入有恆言曰家家禮夫家家禮者可愕之言也一王在上夫焉敢家家禮乎一國如一身拇指最大中指家長季指家小法也有一人焉其右手如法其左手不如法斯爲廢疾人矣一國如一軍大將統五營營統部部統司司統哨哨統旗旗統隊隊統伍法也有一軍焉哨官任制一法以行於其哨旗總任出一令以行於其旗乃或怨之曰哨各不同乃或安之曰旗旗法其有不僨軍覆國者乎邑各不同者亂亡之術非謀國者所宐安也○雇馬庫者所謂民庫也民庫之弊 先王屢

言之所在丞令革罷而無一邑聞王命而小動者可勝歎哉民庫規條道各不同邑各不同大抵戶徵者多田徵者小田徵者其罪彌大焉有與雇馬分而二之者有與雇馬合而一之者其分而二之者其斂彌重焉其猥瑣名目不可殫述雇馬其大者也夫承政院筆債王堂契屛禁府禮布監察禮錢宣傳官禮饍諸如此類謂此縣令前在京司僚友相懽令出爲縣令俸祿旣厚聊與相戲以謀一醉理空自損其槖以塞此求於民何與承政院朝報令自撥悶歸而糊壁於民何與書院發簡謂此縣令本慕先賢或以道學或以朋黨令自悅慕民則

何知三使臣求請自以同朝萬里出疆本恃好誼求其
相助令宜自助民則何知雙馬轎之制本不如太平車
然其兩杠大如屋樑聳用黃牛之革五世可傳春秋修
改抑又何理如其有損令爲其母以其孝思自應修改
於民何与監司俸廩富於三公如欲啖蜜自以其錢求
貿佳品可也飛關山邑使藜莧不充之民供此珍異之
費抑又何理如此猥雜未暇悉論唯是雇馬之錢貪虐
之尤甚者也新舊官去來之馬　國賜錢累百兩州府
二十六匹郡縣二十一匹雖奉母挈妻率子攜婢足以
是當之設有不足理宜折俸以補缺顧當斂民以求益

乎原初守令以此歛民故 國賜錢米毋俾民勞葛伯

食之又不以祭得無愧乎推官查官祭官試官接慰官

問情官奉箋官督運官凡因公往來者 國皆賜馬所

過有饟設有不足理宜折俸匿 君之賜又令民賦得

無愧乎臣前任谷山府上官訖有言雇馬庫加下錢七

百兩將以歛民查其實乃遂安推官馬價一月七十二

兩也通計一年八百餘兩遂止不歛及至歲末庫錢贍

者七百餘兩以之修廨綽然有餘舉此一隅凡所謂雇

馬錢者皆可知也勑使支站國有其饟漂船接待國有

其饟苟善用之未嘗不足青竹之貢生鰒之獻莫不皆

然臣或身經其事或目睹其姦非敢以迂闊之言強作體面之話也臣久居民間詳知下情凡漂船一申諸島遂殘故其匿之者十之五六凡殺獄一申厥村遂滅故其匿之者十之八九乃漂船所過民庫之斂動如丘山然且官沾其一吏吞其九利其一沾縱其九吞無名之稅旬徵月斂民不作農田野以荒皆民庫爲之祟也民庫不革國則必亾臣所爲太息而寒心者也船人之載稅米也受其船價厚於私漕（私漕船價十斗給二斗公漕十五斗給三斗五升）漕軍復戶又受恩例斛上加升又載法典乃復不足有所謂浮價米始受一斗或加五升或加八升或加一

斗或設橋木或高鐇鐵邑各不同歲增月衍蓋自舟橋
司照管以來諸船梢工怙恩藉勢恣其胷臆以至此耳
丙子冬左議政韓用龜奏革其弊令用私船民皆拭目
庶幾樂生曾未十日還收令甲復用橋船噫且柰何臣
昔在京城或販宣惠廳貢價之米量以烙斗極不過十
一斗今見民間所納稅米量以大斗恰滿十五大斗十
升當烙斗之十四升則每米一石之出於民入於公其
間所耗十一斗六升也算其所竊恰爲强半江倉京倉之屬亦有
所竊非船人盡偷之和水調墍故意破船或湖南米賤湖西米貴
則粥于湖西待秋還貿或嶺南米貴湖西米賤則粥于

嶺南販于湖西種種罪惡誅之無惜浮價之米何爲而又斂也方其浮價之將增也陰以奇物先賂縣令陰以分利与吏相約乃增其率以圖遂利其率一增遂成石典國之無法一至是哉亟宜革除以嚴田政不可怭怭然因循也〇臣又按騎船監吏之糧亦以公米會減又何以徵於民也然此是總小功之察令姑略之〇又所謂雉雞柴炭之米本徵四斗己巳之秋未移秩二千餘結災傷亦多田結大蹙於是比其前總分布於不災之結則一結所納恰爲八斗一自其後遂爲石典凡遇災年或爲七斗或爲六斗守令之虐斂無憚皆如是矣

經世遺表卷之

負累臣 丁鏞 撰

地官修制 田制八

續大典曰妄冒以實爲災十負以上佃夫及面里任之符同者並杖一百流三千里監官色吏杖一百充軍○以陳爲起以災爲實五十負以上官吏依上律佃夫分揀

臣謹案以難察之奸擬至重之律此法之所以不行也開必犯之門張虛喝之言此民之所以不畏也恒犯而恒誅之則民作亂恒犯而恒赦之則民玩法不能發而舍之則民竊笑旣發而又舍之則民縱恣凡如是者國

之所以大亂紀綱之所以大壞非法制也夫僞災不可發也臣先臣累升至晉州牧李趾光累升至忠州牧李寅燮累升至羅州牧三人者相与友善皆號善治嘗燕會与語曰他事可淸唯僞災不可知臣以是知僞災不可發也凡郡縣必有名宦號爲神明旣去吏屬必爲之語曰某公去時輒指書廳曰彼家事不可知諸邑皆有此言蓋竊笑而樂之也小縣之令田未滿千結謂其小而易察也逐畝而履之若是者所失彌衆旣自目覩又無以削減凡疏通者所不係也此畱彼畱(方言謂之裵昧)其形相似二東三東其差不明雖復按籍打點考其四標九

疑連縣六里顚倒將何以知之汗流脇息升陵越磵奸
吏奸民竊竊然隨其後而笑之將又何益有欲寧失於
民者逐坊逐里全謄倭案糊以薄紙明著圖書遞諸里
端飭之士親於面前手授之使歸而啓之此無漏之法
然其人纔出官門吏迎而笑之曰吾輩之事人孰不知
匪今斯今不足相驚江流石存豈可相厄大海一滴在
國無損於是攜入酒家引觴切肉雖管寧當之亦復柰
何凡僞災割而與之拾其數片歸而頒之官將柰何結
負之法自纏自繞自破自碎自疏自弊自紛自亂使離
朱不能察隷首不能算乃從而爲之法曰犯此者杖一

百流三千里民其畏之乎自制律以來原未嘗一試其律設使千萬人中或懲其一斯不足止如飮食然傷食以死者雖項背相望食而不死是常道也又烏能使之不食乎堯舜哀民之數犯而恨法之不立也議於禹稷設爲井田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然後其患乃息上下相安垂二千年若於此法之外再有他法可以除患堯舜禹稷何苦而爲是哉捨井田而議田政者皆蒙闇迷罔之言不知聖人爲何人者也

續大典曰守令之濫報災結而私用者勿限年禁錮實結隱漏者限年

實結隱漏者十結以上三年禁錮五十結以上五年一百結以上十年○餘結隱結許令自首自首邑並前官勿罪隱蔽而現露者並前官繩以本律○臣謹案災傷免徵之法自古有之故周禮均人曰凶年則不均地政晏子曰秋省斂而助不給漢魏以降以旱蝗蠲租史不絶書其條例並詳於大明律亦王政之不可已者也然臣久在民間未嘗見有一民受災傷以自蠲者也臣昔遊官府或身爲官長每以爲災傷分俵吏固有竊民亦得食令而後知俵災皆虛事也民不贈賂雖蝗蝕霜枯一粒不斂而未嘗得災也民苟予價雖紫穗紅籽百頃

皆熟而無不得災也唯己巳甲戌之年一望無際初不移秧者能不賂而見錄然憑藉妄冒者或相倍蓰是又民得者十而國失者二十蓋無可奈何者今日之田政也臣故曰舊還之蕩減也大同之停退也災傷之免徵也此三者國之所失而民之所不得民旣不得國寧無失此三者雖廢之可也臣久在民間見舊還停退綸

音屢降而一升一龠不及於村民盖原初停退之時惟猾吏逋欠得入於停退至於村民雖流亾絶戶指徵無處徵鄰徵族急如星火升龠之穀豈有停退者乎停退之恩旣止於吏逋蕩減之患奚及於民戶不菑者無畓

不耕者無穫易知之理也大同停退之令每出於春夏之交當此之時民間豈有升龠之未斂者乎原額四千石則其二千石吏所逋負業已踰于咽而腐于腹者也其二千石吏所料理裁餉大艑擊鼓其鏜業已東走昌原而南走耽羅者也當此之時停退令出受此恩者其誰及秋大熟逋負者蓄力而運智料理者獲贏而取羨咸得休休然賠補村民之傾罌輸官而餓死者方且解橐裡而就窀穸則大同之船鼕鼕伐鼓而出于汊港之間矣嗚呼民猶子也君猶父母也父母於子之間有物梗之阻其恩澤塞其慈愛一至於此豈不痛哉丙子春暗

行御史趙萬永行部湖南凡乙亥春掌田管稅之吏當塗用事之吏不必執贓不必按簿一並以三稜杖碎之雖罪不悉著贓不還追而萬姓拭目咸曰神明若是者何也無一而有枉罹者也無一而有枉罹者何也無一而非造惡者也村塾習藝之詩瞋而勒之無一句非當勒者也凶年掌稅之吏瞋而杖之無一個非當杖者也區區災傷之竊弄特其細故也 但所謂守令偷災之說臣嘗未信誠以秉彝之賦衆所同得其眞有爲民牧而偸災者乎流落以來久處吏胥之中其把柬之所竊弄昭然皆聞其眞有犯之者矣官沾其十吏呑其百利

其十沾縱其百呑所獲如針芒所褻如丘陵何其愚也
吏執官贓氣勢堂堂夫子未出於正吾儕小人於汝何
誅縱恣無忌對面系贓獄邪食鐵如食餅餌受其鉗制
不能一聲者多矣 臣謂僞灾妄冒者察之而不可盡發
誅之而不可勝誅虛存其律無爲也唯守令偸灾者其
律太輕十結以上雖烹之可也 臣又案餘結隱結分
而言之恐不可 臣謂隱結即餘結非有二也生疎初官
之人不知隱結爲何物謂深山窮谷別有幾結之田漏
於王籍名之曰隱結非也隱結之所以興其實極多一
原初量田之時一束二束逐畝增附唯其末總載之以

實納之額官不能一一打算民不能年年考籍此一實也一續田新起之田搜羅剔抉一畮不遺而僅以數畝枚報上司十結廿結皆歸私籍民既被執納稅唯恭此一實也一或暴雨急水土落成川所落不過把束報冊增爲結負或全不予民而照舊徵稅或予其實數而匿其所私如此之類悉歸私籍此一實也一或大殺之年十室九空全村荒廢入於陳籍官則免之吏則不赦別於他村求其族親使之納稅曰某村某甲非爾叔父乎令其陳田尚有稅額不于爾徵將於何徵民往訴官判曰查實村之鄉廳鄉色厥吏示其訴牒吏辯如河理直

辭嚴出門而挑從而蹴之抵當不得遂納其稅一年成例萬古不刊此一竇也一佃夫換易移來移去吏乘其機增其稅額一負二負分播數入民旣新佃不能明辨問于舊佃答曰不然詢于吏所答曰欺汝一往一來所費不些一束二束所爭無多民則納之遂成石典此一竇也一坊任里豪有所憎惡就其私草任增其額三負五負忽然加出吏則受之槩其利己雖欲官辨證者强猾民則納之遂成石典此一竇也如此等項銖累寸積歲增月羨有進無退試以臣所居數百里內耳目之所聞見言之多者數千餘結少者八九百結如羅州者咸

云隱結恰至萬結誠如是也魯之季氏三分公室不幸復覩於今日矣且此隱結方其銖累寸積之時或聚之以殘鼓或託之於陳荒不知者認之爲遺秉滯穗不足湙爭淵魚叢雀不必盡察及其積束以爲負積負以爲結積結以至於千結也壑舟夜徙博叢晨枯而有司者猶不覺矣何以謂之然也已巳甲戌之年秋事大無厥明年春王稅將徵而富戶腴田之稅嚴選極擇以其上品千有餘結除之爲隱結已自前冬受其稅米使之防納東風解凍載之戔舸東浮大海粥之于昌原 嶺南之浦口 又以其餘嚴選極擇以其上品數百餘結除之爲僞災

除之雜稅吏所自制之猥瑣名目已見前除之爲營主人役價除之爲京主人役價除之爲進上添價除之爲官需除之爲營需除之爲宮房之無土免稅詳見下精英骨子抄拔無遺以充吏腹以肥官膚於是旱損蟲損風損霜損蒿萊之田茶蓼之習疲癃殘疾鰥寡孤獨流亡絶戶之田瘟疫闔沒之墟剝膚槌髓一滴不出之地始乃鈴束以充王稅之額夫豈有輸於倉者乎二月之初縱其猾吏与其猂校名曰檢督使之搜括豺牙虎爪望閭森張曰鄰曰族責其代納摘其錡釜曳其犢豚掘其廚背散其藁堆或貧寒士族訴其情眞者蹴而縛之倒懸樹杪突入閨

房以接杼柚嬪女驚恐因首俯伏吏乘其脊以搜閣板
奪其田券取其絲枲哀號煩冤惻怛悽愴既接而粥以
之販米纔滿百石又載輕舸浮之昌原當此之時有司
之臣入而奏之曰民習巧詐專事觀望爲守令者不知
體國專事要譽乞勑道臣刻期催督於是星火飛關欽
此奉行嗟呼冤哉民也其得生者畢納已久其未納者
餓死已久巧詐觀望豈其情哉當此之時國儲蕩竭外
漕不至都城之內絶市十日上下遑遑幾生大變由是
觀之臣所謂蹙舟夜從博叢晨枯者非過語也甲戌之
饑甚於己巳然若於列邑本無隱結則其富戶腴田之

不關豐凶者以充王稅之額未嘗不恢恢綽綽雖使之正月發船民不以爲急也海南縣監李馥秀獨以富戶先充王稅隱結之稅使吏自收不出檢督二月之末稅船俱發船夫田吏咸懷怨毒船敗于中行吏以他事誣于按廉狼狽失職被拿以去此南民之所深悲也總之隱結不革則國非其國豐年之春王稅隱稅渾然皆順故其害未著凶年之春王土王田悉歸隱稅當此之時國者吏之國也孰視不救臣以爲不可也○欲革隱結宜自朝廷別降嚴旨限以百日許令查報申命之曰待查報畢到發遣繡衣專採此事其修報後隱漏最高者

○用極律其次用次律雖最少者禁錮終身又申命之曰
御史復命後又遣御史其有隱漏不能摘發者御史
投于濟州十年不赦於是上告宗廟亦不敢食言則庶
乎祖宗疆土得以復完而相我受民不失懷保之政
也不行之法載之空言將何爲哉

續大典曰京畿江原道湖西湖南嶺南行大同法
凡京司一應貢物之載於貢案而分定於五道者五道
各營邑所需之出自民役者皆作米○通水田旱田每
一結收米十二斗○山郡作木○海西行詳定法每結
收米十二斗又別收三斗合爲十五斗旱田則收小米○臣

謹案法典所載一結所收大約不過米二十一斗（海西加三）斗錢五錢然民間所納一年通計米不下四十斗粟不下十餘斗錢不下三四兩（雇馬租或至二十餘斗）唯與吏作奸先期防納以充隱結者乃得以三十四斗（每斗容十二升）一年無事邑各不同雖其輸米之數多少不等巧設名目朝三暮四其實皆相近也十年以前大約一結出租百斗可以相當今百斗猶不足矣魯之三家与國四分其所自食無多而書之春秋以爲大變今此下吏三分其國公輸其一吏食其二其浮於三家遠矣必有大變通大更張先正此事然後國可以爲國又此隱結有所謂再徵

之法吏於今冬受民錢穀許其防結淫奢亡度隨手用
盡春夏之交王稅未充吏乃隱身於山寺號曰逃亡焉
弔象棋消搖偃仰首吏告官查其防結少者百結多者
千結令民再納法曰防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見大典民
欲訴官畏此簡書於是無敢一言再納其米再納既畢
吏乃怡怡然下山以細棉數匹棉布俗謂之白木可怪今擬以棉字代之陰
賂嬖妓乃於明日現身官庭一笞不及揚揚如故私与
首吏分其所利臣試觀之無一年無此事也不知者咎
民之犯法謂不足恤然不防而納者所謂計版所出三
十四斗其餘錢米又近此數雇馬租等已見前破家蕩產不可

聊生若旣防納一年無事香餌之下必有死魚永州之欒莫如捕蛇前車覆轍不遑爲戒得情則戚不足咎也或有一村相与完議不復防納吏亦完議必以此村陷於大穽軍丁逃故必索於此村還上族徵必布於此村種種作害不可支吾雖欲勿防而可得乎○不唯隱結爲然吏以富民之田最熟之穀錄之於災傷卽災僞此田之稅令其防納民雖欲納倉倉中稅案本無其名何以納矣肯与不肯不得不防納民不可咎也

大典通編曰海西元火田稅每結田米一百斗巡營革罷火田每結半稅田米黃豆各二十五斗帳外加耕火續田

每結稅米十五斗○嶺南火田每結細布十匹以錢代納則每匹二兩三錢○兩湖京畿火田每結稅大豆八斗○關東火田入於元田每結稅大豆四斗○凡火田隨起收稅西北亦同

海西蘆田每結稅布一匹

臣謹案中國以頃畝執稅故同是一頃而所歛有輕重此當然之理也我國以結負執稅則同是一結者所歛無多少此當然之理也中國之法稅總雖不可一定凡天下田地廣狹皆有實數方百里方千里可以頃畝推定也我邦之法田地雖難測度凡國中之田得其結總可定稅總米萬石粟萬石可以結負推定也其理空然

及觀法典乃所謂一結之稅多少輕重有萬不同或米四斗或米六斗或米八斗或米十五斗或米二十五斗或米五十斗或米百斗或減三分之一（平安道江邊七邑）或減四分之一（咸鏡道）紛綸錯綜參差鉏鋙雖劉晏掌財楊炎治簿必無以均其額而壹其法誠如是也無寧計之以頃畝使爲國家者猶知幅員之大小乎平地作結之法旣分六等火田作結之法亦當分之爲六等每視平地增爲三倍（一等視一等二倍二等視二等三倍）以作一結旣作一結其稅皆同則庶有條理但此火田本無定地濱山之民長柄大鋤以當耒耜旣斫旣燒就巖磝谽谺之隙穿木根擁

腫之間播之爬之播之覆之犖确敲仄片片如掌不但長廣幾尺無以執定若所謂一日耕二日耕亦難摸捉若是者宜以農夫之額定爲稅額或以落種幾斗定爲幾結總之旣名爲一結其所徵穀粟當令大均平地火田不可異也南方北方不可異也旣名一結或徵四斗或徵百斗非制也

續大典曰山腰以上起耕者禁斷山腰以下則舊田勿論新斫木作田者一體禁斷

臣謹案山之崇卑有萬不同則其腰之崇卑亦有萬不同法旣不明欲民之無犯難矣丘陵敦阜雖山脊不可

禁耕枝山剪蕪之地巔雖可禁自脊以下不必禁也唯
宗山大嶽其高入天方可以議其腰也須於平地立表
測高或限三百丈或限二百丈嚴其限界俾民無犯抑
所宜也

續大典曰每年陳田起墾處一一開錄報本曹減半稅增云
減三年之稅既墾還陳者勿稅○如有奸偽混雜者該守令監
色以妄冒田結律論○田主自首者免罪○此邊浦落彼
邊泥生處查出加錄覆沙處當年則給災翌年掘沙後收
稅

臣謹案陳田者海內之所無也非無陳田陳而得免稅

者海內之所無也臣久居村野時復曳杖周行於荒村破隖之間未嘗見有一畮陳田時或邊裔隔遠之地陳田滃然無際指而問之曰免稅否翁曰自我兒時彼田不墾自我兒時彼田有稅王土而有無稅者乎臣外家海南之望也家本素封令飢餓且死孤寡靡託詢其故以陳田也陳田四十結蒿萊磽确遠於人家募民耕作而民無應者乞人白領而民無受者白領謂無價而取之歲賣膏沃納此陳稅己巳甲戌猶然不饒膏沃既盡乃賣書籍一把一束未嘗蠲也南方之故家世族多以此敗況於小民其有一畮之蠲者乎陳田者國之所失百姓之所

不得按籍徵稅勿之少饒焉可也不然經界之政未可

已也○大抵田之陳起不可以蠲稅誘之也農夫多而

田地少則雖當年徵稅民猶舉趾農夫少而田地多則

雖十年蠲稅民亦掉頭今之急務莫如使農夫多欲農

夫多則貪官猾吏之侵害農夫者亟謀禁斷欲禁此害

則非東之以井耡九一之法無可柰何堯舜復起必無

以外於是矣○令郡縣大槩狀具開列陳起之法透暗

至極試取康津縣大槩狀評議如左

大槩狀曰舊陳田九百五十三結二十五負一束內前

起五十三結八十八負六束辛酉起還陳一結六十四

負二束壬戌起還陳一結十負五束丁卯起一結五負
戊辰起一結四負五束今起一結十三負在陳八百九
十三結三十九負三束○舊陳畓一百十四結七十三
負四束内前起十六結二十三負在陳九十八結五十
負四束○今陳田一百十二結六十負五束内前起十
結五十一負一束辛酉起還陳三十一負四束壬戌起
還陳二十二負八束在陳一百一結五十五負二束○
今陳畓二十三結四十七負九束内前起五結二十九
負四束在陳十八結十八負五束○量後仍陳田幾結
○續陳田幾結○降續陳田幾結（此下小小名色今不能盡錄）○臣

謹案事之虛踈莫此若也方其陳也無見之者也方其還起也無見之者也其還陳也無見之者也其升之爲續田也無見之者也其降之爲續陳也無見之者也其幾結幾負無計之者也邑有田吏面書員村有田監別有司与之瞬与之呫囁曰陳曰起曰起曰陳其陳也如下瀨之船勇追千丈其起也如上瀨之船艱進一寸原總有消而無長隱結有進而無退國之所蠲歲以千萬民之所沾或得一二亦行賂然後得之官如藍丞署尾惟謹監司尊而難察戶曹遠而莫知小有削減則匿其所私毒其所公播惡於民使之怨國一遵其言則聳其所得蝕其所

餘更進一步不奪不厭嗚呼其將若之何不知者輒云
改量改量嗚呼法本未善雖千番改量其有救乎 臣竊
伏念田之爲物布於大地漫漫無際大畦小畦大畓小
畓九疑連綿千里一色雖斬溝劃洫明其界限猶懼不
察況結負之法大小有差欹斜相雜對面爲賊指鹿爲
馬雖禹稷立視何以辨矣凡馭衆之法莫如部分大將
統十萬之軍苟不部分惟有相蹂躙以死而已於是爲
之法曰十人爲一隊十隊爲一哨五哨爲一司五司爲
一部五部爲一營五營爲一軍於是十萬之軍其病者
逃者傷者死者不踰時而大將咸得其實若是者何也

一卒有闕不成完隊隊則告之一隊有疵不成完哨哨則告之一哨有欠不成完司司則告之大將聞之隨即補之俾成完隊斯其所以千里轉戰軍實無虧也田亦如此百步爲一畝百畝爲一畉九畉爲一井一井團束以治公田以出糊粟則一步有鼓不成完畝一畝有毁不成完畉一畉有病不成完井不成完井則不能治公田田不能出糊粟其勢不得不隨即告訴其勢不得不隨即補完曰起曰陳年年相仍遂成漏瘡破脣鼓鼻有是理乎於是四井爲一邑四邑爲一丘一丘團束以起軍旅以賦車馬若一畝有鼓即一丘之長無以起軍旅無

以賦車馬年年相仍遂成漏瘡有是理乎故堯舜三王之法不可不遵十遵其十則大善如不能然十遵二三猶能爲小康有敢以陳起欺君者乎又唯魚鱗圖不可以不作也

大槩狀曰癸丑合没陳田五十二結二十四負一束内前起二十三結四十三負八束在陳二十八結八十負三束○臣謹案癸丑合没者大凶之年饑饉癘疫闔家没死遂爲陳田者也此後魏隋唐所謂戶絶之田也戶絶之田例爲王田募民耕作中國之法本然也見上篇我邦之法廉潔太過凡風拔之木朽而棄之封山大松千萬株風拔者

法皆
朽之凡戶絶之田陳而棄之國安得不貧乎自今戶絶
之田空晝之爲井以作軍田收其九一以補軍食則曰
陳曰起無所言也

大槩狀曰仍成川田幾結仍反川田幾結仍覆沙田幾
結仍浦落田幾結○臣謹案成川之時無見之者也覆
沙之時無見之者也浦落之時無見之者也幾結幾負
無計之者也田吏田監与之瞬与之呫囁䟦一畝者告
之曰百畝舊所䟦者告之曰今䟦已爬沙者告之曰仍
覆縣官夜荒晝酣尊重透疎不知端緖署尾惟謹噫噫
結之滋誰能禁之

大槩狀曰舊初不沓五結五十負○臣謹案舊初不之義鮮有知者初不起墾則不應載之於田籍也初不還起則不應別之於舊陳也初不移秧則不應名之曰舊田也臣嘗聞之曰舊初不者土品本薄自古不食雖有稅額初不納稅之謂也夫自古不食民必不耕民若不耕當入陳田耕而不食當入令災又何以舊初不立名乎臣每逢野人問有以舊初不錮稅者卒不見一人舊初不者虛名也隱結之所寓也凡舊初不之名罷之無疑

經國大典曰馬田院田津夫田氷夫田守陵軍田則自耕

無稅○諸司菜田內需司田惠民署種藥田並無稅○寺田衙祿田公須田渡田急走田則各自收稅

臣謹案周禮牧田賈田之類皆非賜田乃賜其九一之耡粟也今直以田地賜之乃使之自耕無稅非制也若行井耡之法則此等諸田悉宜束之於九畉之中收其九一以爲王稅加給田地以充其數不可使自耕而無稅也○又如諸司菜田及內需田惠民田皆王田也王者買田募民耕作收其什五非禮也宜以此田悉畫爲百畝長十畝廣十畝取附近民田八百畝使其佃夫治此百畝於是乎井田也收其九一以納于內需司不可宜乎若

菜田藥田又宜雇人借耕全收其所種其稅無可論也

○衙祿者縣令之廩田也公須者縣令之廚田也此亦當盡之爲百畝取附近民田八百畝助治此田收其九一以爲官廩又須算其實食使之相當各自收稅食其什五斷不可也○渡田者津夫之田也急走田者驛夫之田也此類雖合賜田猶宜助公以其賜田受之爲私田乃於近地助治公田亦用九一之例未可已也周禮凡私田八夫皆是大司馬教閱之卒見上文彼以軍卒猶助公田津夫驛夫如之何其不助公也

續大典曰驛位田買賣者擅賣賭地者与受並杖一百徒

三年〇驛位田覆沙飜川永不耕食者以廢寺田及屬公田充給〇牧子位田於牧場內各給二結買賣者以馬位例論

臣謹案驛位田牧伍田皆 王田也旣以王田阡陌相連則空畫之爲九畉使驛夫牧子助治公田自食其八不亦善乎若然每原田八百畝增置一百畝然後其一夫所食無減於昔日也〇臣伏念事之無實未有甚於令之所謂牧場也亟宜變通期有實效詳在別篇(夏官馬政)條令姑略之

續大典曰青竹田官竹田楮田啟差官都事加意察處不

勤護養者監考刑推

臣謹案竹田楮田當与蘆田松田並爲別籍不當混入於田籍大抵郡縣大槩狀規式原有未善今取康津縣大槩狀評議如左

大槩狀曰官竹田幾結兵營竹田幾結右水營箭竹田幾結加里鎭箭竹田幾結 臣謹案此類宜別爲一籍雖至千年不可以種五穀者載於田籍虛張文簿曰幾結幾結去麤去雜其實無多徒使覽者眩於省察非制也

大槩狀曰官垈田幾結鄕校垈田幾結社稷垈田幾結

海倉垈田幾結書院垈田幾結廟堂垈田幾結即古今島關王廟寺垈田幾結石梯院垈田幾結垣浦烽臺垈田幾結○兵營垈田幾結將臺垈田幾結氷庫垈田幾結古海倉垈田幾結○馬島鎭垈田幾結加里鎭垈田幾結古今鎭垈田幾結薪智鎭垈田幾結○臣謹案凡此垈田皆公署之垈田也公署垈田異於村家非有徙邑罷鎭革除之令不可爲田年年列書幾結幾結虛張元總乃去麤皮島若別爲一冊式年一報以存其大體也惟所謂古海倉垈田令種五穀若是者宜入田籍也

大槩狀曰壽進宮免稅畓二結○司圃署免稅畓八十

五負○內需司免稅田二十五負○成均館免稅畓五十負○臣謹案若此類其所存零碎本司來監則収不當費本縣往納則裝不滿擔徒亂文簿無補實用大凡諸宮諸司所受諸路田畓自戶曹悉聚其券契算其實數都以一縣各各畫給每年輪流無令釘著其或自置莊墅不可移動者以寡從衆使之移買不可使散置諸處以亂文簿也○臣伏念聖人心精故其制法亦精周禮王畿千里每以百里層層包裹士田賈田在五十里之內士田正士之祿田也賈田商賈之受價也官田牧田在百里之內官田庶士之祿田也牧田牛馬之所養也公邑之田在二百里之內天子之所食家

邑之田在三百里之內卿大夫之祿田其外皆縣都也由是觀之內需司壽進宮明禮宮於義宮龍洞宮諸田當在二百里之內忠清道諸司之田當在三百里之內如家邑雖王子駙馬所受諸田亦不出五百里之外且不當散在各處以亂民聽聖人之法不可不深念也

續大典曰宮家免稅田以元結定給明定四標而他田混入者嚴禁○一結收稅無過米二十三斗永作宮屯處則每負收稅租二斗船馬價雜費皆出其中○元結免稅續典前折受外凡諸折受一切勿許○兩西江華地一切勿許折受通編云關東同

臣謹案宮房免稅之田多在於邊地絶島幽暗不顯久爲奸藪民輸其十宮入其一二其餘皆宮監之所私也並空東之爲井𠢐使民斂有減宮入有增也詳在下篇

大典通編云各宮房無土免稅道掌差送之規並革罷每結米則二十三斗錢則七兩六錢七分自該邑直納本曹出給宮房

臣伏惟無土免稅者不給莊土但就稅總之中或以百結別授某宮每十五結收錢百兩使自本縣直納于戶曹無使宮屬下來作拏朝家恤民之意於斯至矣乃者本縣以此作奸已已甲戌之冬一結防納之價多至

三十二兩錢米一斗一兩直通計百結之價爲三千二百兩於是富戶腴田上品百結除之爲宮房之納冬春之交先收此錢悉歸私槖及至麥秋以此貶麥又以行商於北沿取其贏羨其報于本宮則曰民力至窮不能督納及至中秋始送錢如本率納于戶曹厥明年春御史發之而其贓物置之不問豈有懲乎其始也吏用作姦已已以來官奪其利如此之物皆徵於富戶此王稅之所以歸於顚瘁也民何嘗觀望哉

國朝寶鑑曰 世祖六年春辛巳戶曹啓曰屯田之法載在

六典請令諸道觀察使就諸邑未置屯處擇荒閒之地作

屯田從之○經國大典曰官屯田自耕無稅○又曰國屯田以所在官境內鎭戍軍耕穫補軍資○又曰官屯田主鎭二十結巨鎭十結諸鎭五結大府及牧各二十結府郡各十六結縣驛各十二結○續大典曰大同行後官屯田仍舊不罷○又曰各鎭屯田不準數者觀察使以諸鎭角罄及閒處空閑田地充給○大典通編曰各營門各衙門屯田免賦出稅

臣謹案官屯田旣使之自耕無稅則是官卒之所食非廩田也今之官長取之爲俸廩不亦羞乎詳在下篇

寶鑑曰仁祖九年李曙爲摠戎使築南漢山城募民屯

田穀至累萬石

臣謹案屯田之法本所以給塞上之糧今之屯田爲軍門之私利蠹國病民其害甚巨不可因也詳在下篇

經世遺表卷之

負累臣 丁鏞 撰

地官修制 田制九

井田議一

井田者田家之黃鍾黃鍾不作無以正樂音井田不作無以定田制

孟子曰離婁之明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臣謹案孟子每以井田爲仁政仁政者井田也孟子謂雖堯舜不行井田則無以治天下此聖門相傳知

要之言也井田如規矩焉如律呂焉以譬黃鍾非臣之
言乃孟子之言也
臣竊伏念井田者所以立均出度以率諸田者也故堯
舜三王之時亦唯衍沃之地乃作井田非包山陵括川
澤盡天下之田而爲之井也其攲斜不平之地逼楕圭
句算其實積計爲幾畝与今法同也見首篇旣然如此何
以謂之井田不可復也堯舜三王之世亦未嘗計口分
田田久口溢匪今斯今義見前旣然如此何以謂之井田
不可復也天造方員之理凡圓者以六而圍一凡方者
以八而圍一故聖人則之職官之制設爲六官以奉一

之制設爲八夫以治公田亦唯職官在上故其田地在下故其數用方此天地陰陽之正理神之大法違之者爲逆理倍之者爲非法不可以通者也今人名雖慕聖其實不知聖人爲何人乃以爲聖人者肫肫淳朴拱手端默不規規於利害其道守正故不合於時空其心廣大故有時乎迂闊其知之也如此故無事無爲之時虛尊爲聖人及夫遇事而議制也有或以聖人之法措之於當世者則羣吠衆嗔指之爲古淡擊之爲迂遠春秋之世猶無此習七國以來秦漢之間此風大熾是古非今好高羞卑遂爲游

要之言也井田如規矩焉如律呂焉以譬黃鍾非臣之言乃孟子之言也

臣竊伏念井田者所以立均出度以率諸田者也故堯舜三王之時亦唯衍沃之地乃作井田非包山陵括川澤盡天下之田而爲之井也其敧斜不平之地偏楕圭句算其實積計爲幾畝与今法同也見首篇既然如此何以謂之井田不可復也堯舜三王之世亦未嘗計口分田田久口溢匪今斯今義見前既然如此何以謂之井田不可復也天造方員之理凡圓者以六而圍一凡方者以八而圍一故聖入則之職官之制設爲六官以奉一

王田地之制設爲八夫以治公田亦唯職官在上故其
數用圓田地在下故其數用方此天地陰陽之正理神
聖帝王之大法違之者爲逆理倍之者爲非法不可以
私意變通者也今人名雖慕聖其實不知聖人爲何人
其心以爲聖人者肫肫淳朴拱手端默不規規於利害
其道守正故不合於時空其心廣大故有時乎迂闊其
知之也如此故無事無爲之時虛尊爲聖人及夫遇事
而議制也有或以聖人之法措之於當世者則羣吠衆
嗔指之爲古淡擊之爲迂遠春秋之世猶無此習七國
以來秦漢之間此風大熾是古非今好高羞卑遂爲游

士之大戒然所謂七國之君皆數世而亾廟不血食其成效如此猶有言乎古法之存於今者唯有堯典臯陶謨禹貢三篇及周禮六篇而已臣於此九篇研精覃思蓋有年所其考績奏績之法正土平賦之制種種條例嚴酷栗烈綜核縝密一滴不漏一髮不差不似後世之法敍傾散漫贅疣潰裂其精義妙旨不可勝言特以戰國之末王風已清而秦燔項燒遂至百年始除挾書之律於是宇宙析爲兩段三古之事杳若天上鄭衆鄭玄之等艱難摸索僅通訓詁而於制作之實極多疏謬後世之人以註解經不復研究遂謂先古之法不可以措

今然聖人者其智慧最洩空於一時而不空於萬世有是理乎封建是蒼蒼之古法今人所謂必不可行者也然顧炎武郡縣論欲於郡縣之制參用封建之法今中國之法与蒙古結婚以其女壻列爲北藩邊境遂安日本之法正以郡縣兼之爲封建守令世襲國用治安何必封建爲亂兆乎封建尚然況於井田乎○九一者天地方員之正理多於九一民不可支也輕於九一國不可給也古者九一上下咸安自漢以來輕於九一然賦役繁興徵斂無藝豪猾兼并農夫憔悴悉計所入其不爲什七八者鮮矣誠若九一是復而九一之外雜害悉

除民有不蹈舞者乎欲行九一之法則必於平原衍沃之地畫爲井田正方如絜矩經緯如棊局明示萬民曰九一之率如此遂以此率立爲黃鍾以正諸率凡區者楕者圭者句者一以是率之此井田之所以作也原其本意唯十里五里置一井焉可也又緣井田之法仍然美好其平廣之地遂皆畫井此井田之所以廣也今有制樂者曰雖非黃鍾吾可以正五音未有不黜其愚者欲立田制而不設井田何以異是 臣故曰井田空復也

空与一二大臣欽定厥議三日齋戒乃入 太廟昭告我

太祖太宗世宗世祖列聖先王曰將理經界上遵王道下

安民生爲萬世立經陳紀乃 御敦化門集文武百官六
部八道之民布告大號曰予罔汝恫汝其無恐
臣伏惟經界者天地重刱之大事也不可不嚴重其禮
古者發號施令皆於宗廟示不敢專也况我邦之事少
有更張必三司諸臣喙喙爭鳴發言盈庭作舍道傍空
先定聖志乃名一二大臣可與謀國者敦定厥議然後
上告宗廟下告萬姓則臣民見者咸和 先靈難誣
事在必行於是申諭文武百僚曰凡言因循不改者政
院直以其疏投諸水火唯於所領條例或有不便或有
加利可備採用者予其樂聞其各悉陳如是則民志定

而國事不沮矣夫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其力量弘大也堯典曰有能奮庸奮者迅也發也雖絶有力曰奮羊絶有力曰奮奮者絶有力也欲正經界亦唯人主力量弘大奮發與作乃可爲也

欲作井田先慮財用乃令大臣欽定厥議一中外留庫之錢悉算其額一中外將臣藩臣帥臣牧臣算其俸錢法與非法悉陳無諱存其什二餘助斯役一諸路金銀鑛穴已試有驗者悉遣差官監其採鑄別遣御史嚴察奸惡

臣伏惟經界之政別無宂費(見下條)惟是公田一區官給其價公田一區大約百畝(水田十畝之地適爲四斗落則百畝將近四十斗落)雖

一斗一貫其錢已四百兩一貫十兩謂若買十區四千兩也若買百區四萬兩也若買千區四十萬兩也若買萬區四百萬兩也雖竭一國之力以買數州之公田猶患不給而況於一道乎況於八道乎雖然我邦方域極小國中之民如在囊中上雖散財無以遠走國中之財仍在國中如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出諸內府置諸外府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國未嘗有損也管子以江淮三脊之茅用之爲國幣以贍其用善用財者曰散而還聚之如范蠡之三散三聚如武侯之七縱七禽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曰藏富於民由是言之朝廷雖曰費千金畢竟千

金還在國中非知道者所宜憂也

臣嘗見乾隆壬子間備局所錄中外留錢之數兵戶曹宣惠廳及五軍門留錢通共一百萬五千二百四十兩而內需司壯勇營不与焉四都八道巡兵水營休番錢勅需錢及各項留錢通共一百萬二千三百五十兩堂堂萬乘之國其府庫之藏不過如此誠足寒心然國家儲蓄之法物各不同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粟可留也邊境有事金銀之幣以需其急金銀可留也惟錢之爲物利於流行不利於儲蓄其性本然故今中外所留之錢雖一日查檢緘封而鐵鎖之終不能藏伏一處其

掌管之臣義在執守則錢得不走其掌管之臣意在疏通則錢乃走散或身犯焉或吏胥犯焉或市井富人及賓客販貨者犯焉恆留不散者未之有也嘗見先朝查諸司欠錢多至五十萬兩數年收入僅充其額又嘗見海州勑需錢七萬餘兩爲一庫奴所犯數十年相因不發觀察使李義駿始發其事得以充額由是觀之其所謂留者未可信也就其中略以數十萬兩留庫其餘散買公田掌財之臣苟善經理不出十年當有以復其元額也義詳下

臣伏惟經理之政天地重刱之大事也其事則不可不

爲其費則不可不備小民重財而輕義雖大豪巨富積
錢如山不可勸也惟是清朝世祿之臣高位腴廩之人
少學先王之道長知體國之義者今停數十年俸廩以
助斯役其誰敢不悅而不肯乎今歲事小愆輒減百官
月祿嗟呼遐鄕旅宦之客殘司服勞之臣月受十餘斗
腐米以延其命者猶不免時減其祿以體國急況於厚
祿者乎四軍門大將算其歲食予之以什二其餘悉買
公田四都留守八道監司算其歲食法与非法咸錄無
遺除其公用得其實數予之以什二其餘悉買公田八
道兵馬使水軍使及雄州巨牧郡縣之稱腴者皆如上

法惟歲食不滿千兩者隨其邑力或買一區或買半區不可加也在昔英宗朝設均役之法郡縣所食或有減損無敢怨者彼減雖小永減者也此減雖大暫停者也其敢有怨之者乎爵祿本是公物非其私物生未得沾者猶或安焉無罪無辜遭讒罹法數十年枳廢不沾寸祿者猶或安焉況身都其職尊貴榮名自若如故惟其俸廩有減豈得懷懟乎但於其間不挈眷屬不事饋遺不買田莊於是乎裕如矣平安監司歲食二十四萬兩其半公用也九萬六千兩納于經田司猶其所餘二萬四千凍餒其足憂乎黃州牧使歲食三萬兩其萬兩

公用也一萬六千納于經田司猶其所餘恰爲四千凍
餒其足憂乎他皆如此雜言不須聽也國以此錢或實
之於瓊林或費之於珠翠高宮殿廣臺榭媚仙佛征胡
貉以荒厥德則臣諫民詛所不辭也今也遵先王之大
道立萬世之大經上延邦命下厚民生其誰有不迪者
乎俸者君賜也雖其非法之俸亦因君賜之爵而加得
之者也凡君賜之物君欲賜之則賜之君欲勿賜之則
勿賜之肯与不肯其權在上爾焉敢私之不知斯義者
不足以事君不足以事君者烏可使食其俸矣蕭曹張
陳絳灌隨陸之等八年干戈櫛風沐雨孝者不能事父

毋慈者不能育妻子水飲艸食以贊帝業若是者何也
共患難然後可與共安樂義本然也今國家欲經綸草
昧重刱天地亦屯難之會也立君之朝而食君之祿者
不以此時盡其裨補之誠將焉用彼臣哉此義不可以
不明也

臣伏惟金銀銅鐵之產必於高山大嶽我邦東西千里
南北三千里其間平原廣野僅有數處其餘皆礦穴之
所在也江界之銀坡洞偶係銀店其實南方諸山未嘗
非銀處也遂安之彥眞山偶爲金店其實南方諸山未
嘗非金處也臣嘗任谷山府其北坊諸山都是銀穴民

有持銀朴以請設店者臣以爲旣不公採適以蠹國故嚴禁而勿許今星州昌原之間淘沙得金歲以萬計奸民乘夜盜採雖殺之不止銅錫之產益無定處凡折骨之人不出百步必採生銅其布地可知乃所以國設厲禁不許官採者其說約有數端其一曰中國知之恐求索無厭也其一曰無賴屯聚藏亡匿奸恐其漸大謀爲不軌也其一曰君子之道所利輕財聚斂之臣不如盜臣凡言興利者皆小人也其一曰游手浮民以店爲歸力農之家難得傭雇也凡此數者皆不然之言也今

朝令禁齋黃金以赴燕者然國中無所用金故歲採千

斤則千斤入于燕歲採萬斤則萬斤入于燕朝鮮之有黃金不可諱也臣嘗於西邑見京司上納之錢雖至萬兩皆於笏洞彥眞山販生金以去詢其故曰象譯求之也何不熟金曰燕人貴生金不願乎其熟也已未春訃勑出來一自其後生金失利還求熟金詢其故曰嬖臣和珅以生金二百盆列爲花盆以金爲土中建珊瑚以爲寶翫和珅專求生金以同其色故生金刁踴和珅旣敗此物無用由是觀之燕人其不知耶和珅知之又孰不知此其破綻透拙孩兒之自閉其目而求爲迷藏者也欲金之勿入燕空作金錢行於國中使其直高於燕直

則雖日撻而求其燕亦無有齎去者也不圖出此啓必

漏之竇設不行之法外取鄰國之侮內壞小民之習使

珍寶日散紀綱日頹此其不然者一也嘉慶壬申嘉山

賊洪景來等因多福洞金店起兵作亂今之所大懼者

此也然此惟不自官採而許民私採故致此姦究若自

度支水部主管斯事以玉堂學士差遣爲監採御史以

戶曹正郎工曹正郎曾經光羅州牧使者往治其事凡

雇軍淘金嚴定額數查其根脈察其性力於是編爲隊

伍整齊團束一切奸民猾賈悉行辟除四方五里設柵

立標禁民往來專一採金歸之戶曹夫豈有孼牙其間

者乎不圖出此乃使土豪巨猾自爲礦主或使營裨縣校往而監之賊流小民相與符同打成一片千奸百詐交舞胥騰招呼無賴亂無紀統其弊不出一洪景來乎禹貢荊州楊州皆貢金銀銅三品明州內諸侯各有官採故領州之牧得有貢獻周禮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厲禁者禁民之或私採也歷考典章金銀銅鐵之冶皆係官籍豈有私採者乎許民私採本是東俗此其不然者二也大學一篇深戒聚斂聚斂者用田賦逐畝稅之類也國不生財其勢不得不聚斂誠以祭祀賓客餼廩兵甲費用浩大生財無竇而所用切急則

不得不權且聚斂一番權斂遂成石典聚斂之害由不
生財也故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爲之者疾則
財恒足矣聖人之欲生財如是也秦漢以降蜀漢以前
史無採金之說而黃金賤如糞土行間之金不下於萬
鎰千鎰賞賜之金必至於千斤百斤若是者明三代遺
金流下不匱也儒者讀書未精學道有偏其流之弊凡
山林經幄之臣挾冊登筵惟理氣心性之說是論是奏
一字半句未敢或及於財賦其入本自疏通非不知爲
天下國家者不能不留心財賦而此奏一出羣嘲衆嗤
名聲大落寧受識者之暗笑難當妄人之顯斥故依例

斂奏而出也孔子譽其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
賦求也千室之邑可使爲宰自古生財聚貨莫如管仲
而孔子常稱其功專以財賦爲汚穢之物不敢以登諸
口吻非所以爲天下國家也我東先輩唯文成公 臣李
珥以改貢案改軍籍養兵十萬之說申申然陳於上前
眞是有用之學也一節之士尚不當恥言財賦况萬乘
之君三事之臣清疎如此其何以爲國家乎此其不然
者三也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九職農居一焉三曰虞衡
以作山澤五曰百工飭化八材不必天下之民悉勸之
爲農也農者爲農卝者爲卝不相妨也礦穴數里之内

或其農夫患得傭雇豈可以悉顧之哉況私設之店亂雜無統故游手浮民無故得食於店中所以爲弊若官設行司嚴其鈴束則浮游之民什減七八亦無以病農此其不然者四也臣謂諸路金銀銅鐵置官冶數百所亟行淘鑄略以所得補中外留錢出散之數乃以歲出全用鑄幣金銀銅三錢各具三等以此九幣行於國中永塞走燕之路徐充公田之價未可已也（金銀銅又詳別篇）

亦唯多田士民必有感激欣勸自願納田者須遣曾經道臣牧臣有遺愛仁聲者巡行田野曉喻朝廷德意詳陳民國利害如有聽從者咸錄其田

臣伏惟朝廷爲此大政不空先謀庶民故並自朝廷先
辨財費以正事面然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忠順樂善之
人世固有之况數十年來民積困横斂不可聊生己甲
以來貧民死亾殆盡民戶減縮存者徭役倍重積怨潑
悲壓鬱在中若聞朝廷行此大政必有感憤激烈出力
以助成者况其明效近在朝夕非若迂遠之事經久乃
成其有明於利害者屈指打算計較得喪亦必有欣然
樂從者矣臣方修此篇或有富人來者試以問之曰子
旣積困横斂將至破家前監司金啓溫之上疏曰凶年之餘賦役繁興民間爲之語曰豐不如歉富不如貧生不如死人以爲名言明富民益困也若自朝廷修明九一之

法如此如此子之䄃田旣連阡陌九苫之落一百八十斗所種納一苫落以作公田遂以八佃治此公田自作田監收其糲粟納于漕倉一錢一粒無復徵索其有徵索邦有常刑子將若之何其人欣然擊節曰誠如是也奚但一苫雖納三苫有不樂從者曾犬豕之不若也補國姑捨縣吏藪破其雪恥抒憤不亦樂乎 臣曰子之言浮矣今日之言我以閒談子以閒聽所以輕諾若一使臣眞箇下來瞿然以恐悶然以憂者非子伊誰其間利害如此如此子其細商其人屈指打算乃復欣然曰九苫之落我若防納其租四十五苫也九百斗每一苫三兩則其錢

一百三十五兩也今之畓價一斗之落多者五兩少者三兩一苫之落多者百兩少者六十兩雖從其多者三十五兩吾之利也吾以百兩之錢放出子錢一朞而收若得什三之利吾將謝其信義欣其貨殖況坐而得之者乎吾以百兩先執代土（俗以賣田而買田者謂之代土）三十五兩又以買畓其落七斗也七斗之落吾之利也雖於來年還破其法吾已大賈況年復年年得此贏羨子孫萬世享此胡福上順朝令以取美名下蔭家嗣以享遠利吾不病風其有不百拜以納田者乎傷一寒士默然坐聽訖潸然出涕曰吾有薄畓數習可種三斗乞納一斗以成

此事此臣所耳聞而目見者也其後每逢野人輒以是問所答皆同由是言之曩所謂官出錢以買公田者卽所以準備非必皆一一給錢而得之也○臣謂宜出式例或有田九苫落者許納一苫落以爲公田有九石落者許納一石落以爲公田十一石者十五斗有田九斛落者許納一斛落以爲公田十一斛者十斗其不滿九斛者勿許納田或其田可爲公田乃官出錢買之然利害所商貧富皆同不必準價有同私買官雖從厚民宜從輕然人之賢不肖有萬不同但當隨其所願優厚以爲式也○總之朝廷遣使須取民望必於本道曾經監司有遺愛仁聲者

乃得成事其不然者民不信民不信則事不成矣

於是別建一司名之曰經田司專掌是事其提調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二人副正上士二人主事中士四人極選文理密察之士俾正經界○其提調三員戶曹之三大夫爲之其二員別選綜明之人副正二人以王堂擇差出則爲經田御史其主事四人以曾經守令有聲績者爲之

此常有之官若於經理之初又宜加差○都提調三公爲之又置員外郎幾員隨其職品或稱主事或稱監役或稱參軍詳下條以治田事待經界成功並卽減下○臣

伏念玆事雖大其提調五員之外不必加差誠以發言盈庭無益於事功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惟禹稷二人專掌其事聖人做事之法本如是也

宜勅諸道凡平原衍沃之地先畫井田或三里一井或五里一井

臣伏惟周尺之度今無眞傳諸書所圖參差不合唯中人指寸所差未遠大戴禮曰布指知寸此之謂也今宜以時王中指中節兩紋之間定爲一寸遂以造尺於是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畝爲一夫九夫爲一井溝遂徑涂別自劃地不在計中○今國中之田無非私田將

若之何將大有爲奚顧細節凡可井之地不問其肯与不肯畫之爲井然後乃問其價其公田一區官出其價大約從厚其私田八區問其時占（凡田皆王田也私主不可謂之田主故名之曰時占下皆倣此覽者詳之）若其八區都係一家之田亦令仍舊無使分裂但使時占嚴選八夫分授八區毋使一夫得佃二區於是乎井田也於是以此八夫共治公田一如古法及秋而穫公田之粟以之輸公不復有租稅雜徭侵此八夫於是乎九一也○若八區之田本係多人所占而其畫井之時或一角入井或一角有欠者令賣之使成方買之爲完區公議定價大約從平○若一區之內半

爲甲田牛爲乙田而甲乙皆貧皆不能買而合之者許兩人並耕○凡此八夫必其家有壯男三人然後乃得授田每二家有犂牛一頭然後乃得合耦其或一家各畜一頭者在所不禁其或無牛者官買牛給之別收其稅○凡作井之役役其佃夫不足役其鄰田之佃○凡田役皆霜降後起功春分前輟役如有未了留待來秋

其平原廣野可以加畫者或作四井或作九井或作十六井或作二十五井別選材幹之士使掌其事經界旣畫授以初仕各陞遷有差

臣伏惟黃鍾示民之井雖三里一井人稠處五里一井村稀

處無所不足然井田本是良法因以廣之使九一之助
益以明白所不可已也然黃鍾之井民雖不肯官當壓
之推廣之井民若不肯不必强之空選高貲幹局之人
使作此井貴族績文者賞之以東班之仕冷族無文者
賞之以西班之仕不必授以他職直於經田司加置監
役幾窠參軍幾窠勿限員額爲九品初仕之窠以待其
人凡作四井者卽授 教旨竣事之後仍於本地察其
田事六年監穫乃陞中士如今之出六爲諸司直長入仕于
京司四井者二二開方也其田共三千六百畝凡作九井者卽授 教旨竣
事之後仍於本地察其田事五年監穫乃陞中士入仕

于京司九井者三三開方也其田共八千一百畝凡作十六井者如上例四年監穫乃陞中士十六井者四四開方也其田共一萬四千四百畝凡作二十五井者如上例三年監穫乃陞中士二十五井者五五開方也其田共二萬二千五百畝其作四井者仕滿出而爲察訪邊將其作九井者仕滿出而爲縣令其作十六井二十五井者不唯其勤勞可錄抑其才局力量可屬大事自縣令陞而爲郡守牧使遂入藩閫之薦未可已也我邦平原極少二十五井以上不必議也二十五井者方五里也○雖不高貲其德望威權有足以和輯一鄉者宜任是職其有財費必其親戚朋友有相助以成其美者也○黃鍾之井

御史主之經田司郎官出而爲經田御史推廣之政一委此人其一角之買賣半段之混合前已見役民用財官家都不照管唯井地時占之人有不循公議專憑私慾强梗橫拏沮戲大事者監役參軍得論報御史嚴刑遠配或謗訕朝廷以沮萬世之利者直用極律其監役參軍有背公殉私惜費使威以招民怨者御史提警大者論罷 凡作井皆照上例其公田價本官給之其餘雜費聽監役參軍自辦 監役參軍或於竣事之前遭其親喪其職名許遞仍於葬後與其兄弟子姪察其田事勿議移授服闋還授本職 監役參軍陞品上京之間其祿米大豆自

本縣以儲置米逐朔須給並依本品○監役參軍應有倅屬史一人隷二人並自本里擇入自隨

或曰爵祿者名器之大者也今以溝洫小勞輕予爵祿雖在貴族猶宜難慎況下戶冷族視其貲財任以此事皆令入仕名器褻濫體面苟且豈王政乎答經界者王政之本也堯典命官惟先命稷乃命司徒始敷五教孔子論王道先富而後教孟子論王道先言百畝乃說孝悌夫以五教之急而後於田政則王政莫大於經界也經界不正則戶口不清經界不正則賦役不均經界不正則教化不興經界不正則兵備無寄經界不正則奸

猾不息經界不正則詞訟日繁萬病千瘼棼然淆亂東撞西觸莫可摒理王政莫大於經界也欲治此事何官是情令詩賦雜藝俳優賤技項羽沛公狂言妄說無補國家無裨生民以之爲洗馬以之爲校理以之爲家宰以之爲相國不云名器日濫乃此經界大事上延 國命下乎民賦禹稷之流亞李悝趙過之伯仲授之以監役參軍既奏其績授之以察訪縣令顧獨曰名器宜愼乎漢有力田之科凡力田致蓄積者二千石薦門授之以郎署彼自力其田無与民國猶可薦進況上順 君命佐興王道其功不中官乎漢武帝以田千秋爲富民

矦封矦尚可況於拜官乎況我東方自天地開闢以來
其山林川澤丘陵原隰皆以本質遂至今日混沌未鑿
大朴未散今此大事乃燧人炎帝開物成務之始黃帝
堯舜區畫經理之政當此之時其有功此事者雖在下
執事之列當配食太社永世不忘矧區區九品之官何
可言哉○子謂體面苟且應以高貲之選爲不如公舉
也然此事不能無糜費苟欲官給雖罄太農猶不足矣
使鄕里之豪治之如私事則其所費不濫無破家蕩産
之患而事功以凝与其拘小節以廢大業曷若略小嫌
以成大德乎凡公田皆給其價凡私田皆仍舊占伊雖

高貲實無巨費何損於體面乎但高貲然後其井地多係己物其佃夫多係役屬其奴僕足以備使令其錢布足以供推移計非高貲不能爲也惟大德大權可敵高貲玆所以並擧也

或曰經界旣是國之大政宜令耳目之臣往治其事且有守令旣爲地主宜令董飭庶有綱紀令使草茅寒士一朝任此大政得無僨誤答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朝廷之事貴臣知之草野之事寒士知之所學習不同也厨傳留滯公費難當也物情壅隔民怨難察也地位尊嚴役丁之勤惰難齊也況使守令一或干預奸吏猾胥得

以其間受賄作奸操縱闊狹宋徽宗方田之事前鑒昭
然不可蹈也

凡厥郡縣或有文武朝官落職閒居者自經田司薦授其
事其或時仕在朝或出爲守令如有九井以上可以作井
者在其本鄉自經田司啓請下送以治田事

臣伏惟朝官未必皆賢又必貲貨不至貧乏然後可任
此事若材略本短權力本輕而徒以朝官希功望賞圖
任此事者嚴禁勿許其許之者大夫稱經田副使上士
中士稱經田司員外郎下士稱監役參軍授以職牒○
時仕朝官亦遞其本職改授經田司職名○凡以朝官

任事者竣事即移京官別叙其功下士陞中士中士陞上士上士陞大夫或仍授本郡縣守令以善其後二三四五開方之外或其旁側可畫一井者亦自本縣選人任之自本縣施賞

臣伏惟力有不給不能大舉而平原衍沃之地苟可經理者雖一畉二畉皆當畫之況一井之地乎宜自本縣選人授任及其竣事或授鄉官或授土校或授將官即千摠摠把○其一二畉作方畫之爲百畝四角如法者亦行賞有差○凡作一井者唯中一區爲公田凡作一二畉者悉以所畫並作公田皆官給廠價

其可井而末井者其終不可爲井者乃皆打量算其實積
凡方六尺爲步十步爲一畯十畯爲一畝十畝爲一畉十
畎爲一畉

臣伏惟經界者有形之物也肥瘠者無形之性也有形則可以尺度自絜也無形則唯以告訴爲憑也尺度無私不可欺也告訴多詐不可信也雖使肥瘠之性連千畝而皆同亙萬古而不變猶爲難知況土之肥瘠畦步以殊歲月以遷村盛人稠則瘠者以肥村敗人稀則肥者以瘠或松林近茂則田性忽薄或崩沙上覆則田出以倍或無故無端土性忽然衰減水泉忽然乾涸此衰

則彼盛此涸則彼溢遷移變幻不可執定劃爲九等揺定不動以及永世非達物之政也況可以差爲六等長短闊狹等各有差以之爲把束負結乎臣又息之井田之法但收九一之耡土之肥瘠原不必問然而禹貢有九等之文者必其公田之粟井各不同不得不分爲九等以察其大摠也私田肥瘠雖不必分等而周禮大司徒以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若所謂上地中地下地者其大綱也義見然則無形之性周入何以辨之臣以爲今也田皆私田官欲冒之以稅額故諱肥爲瘠其眞僞難知也古者田皆王田官欲援之以佃作故爭肥辭瘠其

情實卽露也今富人授佃其肥者納賂而碎首其瘠者
投帖而掉頭於斯之間田之優劣錙銖畢露古之任田
何以異是此周人之所以分田九等而其等皆無錯也
今分田等雖禹稷監臨其何能如是乎故結負之法斷
不可用今旣里畫一井以立黃鍾之率則其傾仄未井
之田亦當以此爲率但積百畝卽爲一畉令与七夫同
治公田其肥瘠厚薄原不必問六等九等原不必分必
使國中之田盡爲王田王以田授民然後其等乃可分
也○其積畝作畉之役令本州守令擇人以爲之算其
實積空如舊例作畉旣畢馳報經田司○經田御史乃

率計士二人習於算學者爲從事官又於觀象監別選
一人習於數理者爲別軍官至本縣查檢其打量不精
者逐畝改正計其差忒通計一縣其所差百畝以上徒
一年二百畝徒二年三百畝徒三年以此爲差差至九
百畝者徒九年其掌事鄉監胥史之等並与守令同罪
凡經田有故犯作奸得罪者上告宗廟皆限滿而放不
議於赦令

其遠於公田而田滿九畉者仍於其中擇一大田以爲公
田或開方爲百畝或廣五畝長二十畝亦必畫之爲正方
毋得敧斜句曲如私田

臣伏惟山谿偏仄之地不唯不可以畫井並亦不可以畫畎十十開（謂之畎）方若是者或廣五而長廿或廣五而長十合二區以爲一畎或五五開方每以二十五畝爲一區乃以四區合之爲一畎以作公田雖然如此凡名公田者皆四角正方不得斜曲如私田○其或丘陵懸遠之地谿谷幽湊之處時起數畝因以爲家者亦皆与阡陌相連者通同作畎以東九一之耡○九畎作井旣畫幾井乃有零畎零步不滿一井者令於附近四邊求一可墾之地芟燒斫起以充其數其役丁取之於近井近井不足取於其次○其無餘地可以起墾者就附近丘陵

墾之不患其不得也